

The Man Booker Prize

布克奖

获奖小说通览(1969—2016)

李传家 张广慧 编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潜入读者梦中的小说
奥斯卡获奖影片素材库
48届布克奖50篇获奖小说精华全览
资深英文教授呕心沥血十余载研译

The
Man
Booker
Prize

布克奖 获奖小说通览

(1969—2016)

李传家 张广慧 编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前言

李传家 张广慧

“曼布克小说奖”(The Man Booker Prize for Fiction)被认为是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高奖项,拥有“文学奥斯卡”的美誉,其影响力直逼诺贝尔文学奖。

该奖最初名为“布克·麦康奈尔小说奖”(Booker-McConnell Prize for Fiction),由英国布克·麦康奈尔公司赞助,创设于1968年,1969年开始颁发,奖励当年度最佳英语长篇小说。一切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及英联邦成员的公民创作的英语原创小说均可参评。该奖由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国家图书联盟管理,每年颁发一次,颁予在世作家。获奖作家,通常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推崇与肯定,扬名天下,因而,“布克奖”成为小说作家们纷纷追逐的目标,同时,也日益影响了读者对小说的阅读口味。

自2002年起,曼氏集团(Man Group)取代布克·麦康奈尔公司成为赞助商后,该奖更名为“曼布克小说奖”。2004年,该奖打破了地域壁垒,增设了“曼布克国际文学奖”(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2005年开始颁发,每两年选出一位在世的优秀小说家,不论国籍,只要其作品是以英语发表或翻译成英语译本发表的,都在参选范围之内,其奖励的是作家的全部文学成就,不仅限于小说。2013年,该奖修改规则,自2014年起,世界上所有作家创作的英语原创小说都有资格参评。

截止到2016年,布克奖共举行了48届。其中,有[南非]约翰·库切(John Coetzee)、[澳]彼得·凯里(Peter Carey)和[英]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三位得主两次荣膺此奖,有两届奖项(第六届和第二十四届)分别由两位得主荣膺。另外,[英]维迪雅达尔·奈保尔(Vidiadhar Naipaul)、[南非]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英]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南非]约翰·库切(John Coetzee)和[英]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五位得主荣膺了诺贝尔文学奖(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其中石黑一雄为2017年获奖。这些获奖小说,大多数作品的规模与气象,对生活的多元陈述,都非一般小说所能望尘,尤其是,在故事隐曲之外,多哲人之思,许多故事,都颇有嚼头。

本书是一部涵养情趣的工具书,汇总了自“曼布克奖”创立以来,1969年至2016年间,第1—48届获奖小说的内容大要,以精当通范的文字,把这批获奖英语小说中的精髓要义,简述成文,以方便莘莘学子随意涉览。纵观古今中外读书之路,大致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当年,梁任公(启超)先生在回答《清华周刊》记者有关读书问题时,也曾说过:“学问固贵专精,又须博览以辅之。”

同一部小说作品，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正如那一句经典名言：“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若涉览过后，再找来感兴趣的原著直接阅读，想必会有更为独到的深刻领悟。

本书的资料来源和参考读物主要源自英文原著，其次源自 [http : //www.bookerprize.co.uk](http://www.bookerprize.co.uk) 网站的一些有关资料，以及其他一些有关书籍、报纸、杂志。

1969年 | 第1届

001. 要为之负责的事 [英] 珀西·纽比 / 1
Something to Answer For by Percy Newby

1970年 | 第2届

002. 入选者 [英] 伯妮丝·鲁本斯 / 13
The Elected Member by Bernice Rubens

1971年 | 第3届

003. 自由国度 [英] 维迪雅达尔·奈保尔 / 24
In a Free State by Vidiadhar Naipaul

1972年 | 第4届

004. 乔 [英] 约翰·伯格 / 41
G. by John Berger

1973年 | 第5届

005. 克里希纳普之围 [英] 詹姆斯·法瑞尔 / 50
The Siege of Krishnapur by James Farrell

1974年 | 第6届

006. 保守的人 [南非] 纳丁·戈迪默 / 67
The Conservationist by Nadine Gordimer
007. 假日 [英] 斯坦利·米德尔顿 / 87
Holiday by Stanley Middleton

1975年 | 第7届

008. 热与尘 [英] 露丝·普罗尔·贾布瓦拉 / 98
Heat and Dust by Ruth Praver Jhabvala

1976年 | 第8届

009. 萨维尔 [英] 戴维·斯托里 / 122
Saville by David Storey

1977年 | 第9届

010. 滞留 [英] 保罗·斯科特 / 146
Staying On by Paul Scott

1978年 | 第10届

011. 大海，大海 [英] 艾丽丝·默多克 / 169
The Sea, the Sea by Iris Murdoch

1979年 | 第11届

012. 离岸 [英] 佩尼洛普·菲茨杰拉德 / 198
Offshore by Penelope Fitzgerald

1980年 | 第12届

013. 启蒙之旅 [英] 威廉·戈尔丁 / 215
Rites of Passage by William Golding

1981年 | 第13届

014. 午夜之子 [英] 萨尔曼·拉什迪 / 246
Midnight's Children by Salman Rushdie

1982年 | 第14届

015. 辛德勒名单 [澳] 托马斯·肯尼利 / 276
Schindler's Ark by Thomas Keneally

1983年 | 第15届

016.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 [南非] 约翰·迈克尔·库切 / 299
Life and Times of Michael K by John Michael Coetzee

1984年 | 第16届

017. 湖滨旅馆 [英] 安妮塔·布鲁克娜 / 313
Hotel Du Lac by Anita Brookner

1985年 | 第17届

018. 骨头人 [新西兰]凯里·休姆 / 335
The Bone People by Keri Hulme

1986年 | 第18届

019. 老鬼们 [英]金斯利·艾米斯 / 359
The Old Devils by Kingsley Amis

1987年 | 第19届

020. 月虎 [英]佩内洛普·莱夫利 / 379
Moon Tiger by Penelope Lively

1988年 | 第20届

021. 奥斯卡和露辛达 [澳]彼得·凯里 / 404
Oscar and Lucinda by Peter Carey

1989年 | 第21届

022. 长日留痕 [英] 石黑一雄 / 439
The Remains of the Day by Kazuo Ishiguro

1990年 | 第22届

023. 占有 [英] 安东尼娅·苏珊·拜厄特 / 464
Possession: A Romance by Antonia Susan Byatt

1991年 | 第23届

024. 饥饿的路 [尼日利亚] 本·奥克瑞 / 487
The Famished Road by Ben Okri

1992年 | 第24届

025. 英国病人 [加拿大] 迈克尔·翁达杰 / 512
The English Patient by Michael Ondaatje
026. 神圣的渴望 [英] 巴里·昂斯沃斯 / 538
Sacred Hunger by Barry Unsworth

1993年 | 第25届

027. **童年往事** [爱尔兰] 罗迪·道伊尔 / 567
Paddy Clarke Ha Ha Ha by Roddy Doyle

1994年 | 第26届

028. **晚了，太晚了** [英] 詹姆斯·凯尔曼 / 586
How Late It Was, How Late by James Kelman

1995年 | 第27届

029. **鬼魂之路** [英] 帕特·巴克 / 598
The Ghost Road by Pat Barker

1996年 | 第28届

030. **杯酒留痕** [英]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 / 619
Last Orders by Graham Swift

1997年 | 第29届

031. **微物之神** [印度] 阿兰达蒂·洛伊 / 641
The God of Small Things by Arundhati Roy

1998年 | 第30届

032. **阿姆斯特丹** [英] 伊恩·麦克尤恩 / 669
Amsterdam by Ian McEwan

1999年 | 第31届

033. **耻** [南非] 约翰·迈克尔·库切 / 691
Disgrace by John Michael Coetzee

2000年 | 第32届

034. **盲刺客** [加拿大]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 711
The Blind Assassin by Margaret Atwood

2001年 | 第33届

035. 凯利帮真史 [澳] 彼得·凯里 / 736
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 by Peter Carey

2002年 | 第34届

036. 少年Pi的奇幻漂流 [加拿大] 扬·马特尔 / 764
Life of Pi by Yann Martel

2003年 | 第35届

037. 维农少年 [澳] D. B. C. 皮埃尔 / 788
Vernon God Little by D. B. C. Pierre

2004年 | 第36届

038. 美丽曲线 [英] 阿兰·霍林赫斯特 / 807
The Line of Beauty by Alan Hollinghurst

2005年 | 第37届

039. 海 [爱尔兰] 约翰·班维尔 / 833
The Sea by John Banville

2006年 | 第38届

040. 继承失落的人 [印度] 基兰·德赛 / 848
The Inheritance of Loss by Kiran Desai

2007年 | 第39届

041. 聚会 [爱尔兰] 安妮·恩莱特 / 871
The Gathering by Anne Enright

2008年 | 第40届

042. 白老虎 [澳] 阿拉文德·阿迪加 / 889
The White Tiger by Aravind Adiga

2009年 | 第41届

043. 狼厅 [英] 希拉里·曼特尔 / 912

Wolf Hall by Hilary Mantel

2010年 | 第42届

044. 芬德勒问题 [英] 霍华德·雅各布森 / 923

The Finkler Question by Howard Jacobson

2011年 | 第43届

045. 终结的感觉 [英] 朱利安·巴恩斯 / 935

The Sense of an Ending by Julian Barnes

2012年 | 第44届

046. 提堂 [英] 希拉里·曼特尔 / 945

Bring up the Bodies by Hilary Mantel

2013年 | 第45届

047. 发光体 [新西兰] 埃莉诺·卡顿 / 953

The Luminaries by Eleanor Catton

2014年 | 第46届

048. 深入北方的小路 [澳] 理查德·弗兰纳根 / 966

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 by Richard Flanagan

2015年 | 第47届

049. 七杀简史 [牙买加] 马龙·詹姆斯 / 977

A Brief History of Seven Killings by Marlon James

2016年 | 第48届

050. 背叛者 [美] 保罗·比蒂 / 985

The Sellout by Paul Beat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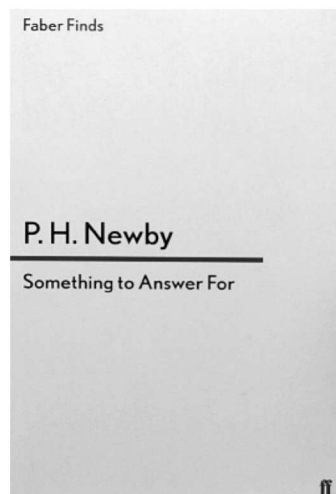
附录 | 国别目录 / 1001

要为之负责的事 [英] 珀西·纽比

Something to Answer For by Percy Newby

◎ 原著共7章。以一种混乱的语言、散文化的文笔，讲述了第二次中东战争¹期间英国无名小卒杰克·汤若（Jack Townrow）的故事：汤若受人之邀，重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曾生活过的苏伊士运河北口，协助解决一件私人事务，却在那里迷失了自己。

1 第二次中东战争：又称苏伊士运河战争、苏伊士运河危机、西奈战役，是1956年发生在埃及的国际武装冲突。当时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公司全部财产移交埃及。英法两国为夺得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与以色列联合，于1956年10月29日，对埃及发动了突然袭击。三国的行动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11月6日，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英、法两国被迫接受停火决议，以色列也在11月8日同意撤出西奈半岛。英、法两国的军事冒险最终以失败告终。



英文原版封面



珀西·纽比

(Percy Newby, 1918—1997)

珀西·霍华德·纽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英国文坛上一位风趣而智慧的喜剧大师。

有评论认为，其作品，大都是一些轻松和严肃的喜剧，善于巧妙利用故事情节，来结构作品，产生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从中探讨人的精神世界。

《要为之负责的事》（*Something to Answer For*）出版之后，获得了广泛赞誉，获得了当年的《约克郡邮报》小说奖；因其结构辉煌，描写具体而翔实，尤其是视野不俗，富有高度智慧，颇具远见，问鼎了第1届英语文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布克奖，成为了这一奖项的第一位得主。

在杰克·汤若思维陷入一片混乱努力寻找自己的真实身份之前，他到塞得港¹（Port Said）来，是因为受到扈利夫人（Mrs. Khoury）的邀请。扈利夫人在信中说，他是她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朋友，要给他买一张机票，好让他亲眼见见埃里（Elie）给她留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烂摊子。扈利夫人认为，丈夫埃里死于谋杀，汤若可以让警方去追踪那个谋杀犯，因为埃及尽管发生了革命，军队正在撤离运河区，但那些埃及人，仍然会理会一个英国人的诉求。如今的她，已经上了年纪，无计可施了——尽管她也是一个英国人，是汤若的女同胞，然而，目前，她持有的是黎巴嫩的护照；再说，她已没别人可求了。

读过扈利夫人的来信，汤若忍不住笑了。已不年轻的汤若，曾是一个不及格的神学院学生，一个失败的丈夫，一个没有什么根基的英国男人。他面部的表情，是一种类似于格林²（Greene）小说中那种遭人摒弃的倒霉相。不过，尽管他无能得令人难以置信，却依然算得上是个“狡黠的滑头”，在30多年的人生旅途中，他最主要的成就，就是从为一个溺亡人而设立的慈善基金会那里骗取钱财。汤若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始终被不诚实、欺诈和不忠的冲动支配的男人。

汤若给扈利夫人回了一封信，说明了他的心意：因为货币管制，她不能寄钱给他；其次，他一点钱也没有，尽管现今他前妻简（Jean）又结婚了，感谢上帝，他不必再付赡养费了，而且他与另一个女人莉滋（Liz）也没有任何经济上的义务瓜葛——他从未与莉滋正式结婚。可即便如此，他的日子过得还是很艰难的。再者，时值盛夏，塞得港正受着炎热的煎熬，那可不是好受的。不过，对于最后一点，汤若没让自己把它写下来，因为那样，似乎显得很自私。另外，说日子艰难，他也是在说谎。他现在脸红了，因为他已经开始榨取那笔资金了。这只有他和他的影子知道。

之后，他收到了一封来自阿拉伯联合航空公司伦敦办事处的信，上面说，在开罗（Cairo），有人为他付费订购了一张头等舱的机票，询问他打算在什么时候使用？像通常一样，里面还附上了关于金字塔

1 塞得港（Port Said）：埃及第二大港，也是世界最大转运港之一，地处苏伊士运河与地中海的交汇点上，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2 格林（Greene, 1904—1991）：英国当代著名作家，一生著述丰富，著名的长篇小说有《权力与荣誉》（The Power and the Glory, 1940）、《沉静美国人》（The Quiet American, 1955）、《人的因素》（The Human Factor, 1978）等。

和名画《尼罗河上的船》¹的宣传品。太好了！然而，接着他又想到了问题的另一面，一旦到了那里他就被困住了，就得任由那位老大姐摆布了。

不过，他还是被诱惑了。他找出了一些旧信。他想：扈利夫人比她的先生埃里年轻得多，即便如此，现在也足有60多岁了，在那种气候里生活了25年不会对她有多大好处。她不可能永远活着。她就是那种不立遗嘱的老傻瓜。他琢磨起来：埃里用各种方式肯定已经白捞了多少钱去，她真是可怜。他们现在住的那一排公寓房都是他的。他是腓尼基²（Phoenician）轮船公司的主管，50年来一直从塞得港运出棉花和葱头，运入咖啡和威士忌。扈利夫人在信上说，埃里的事情杂乱无章，那意思大概只是说，发现了埃里在黎巴嫩、瑞士和美国的银行里有存款，地板下面还藏着20多根金条。她真天真。这些东西现在全都是她的了，就连那些黄金和白金的假牙也都是她的了。如果他真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活着的朋友，他就该劝她立遗嘱。事实上，他开始把自己当成唯一的受益者了。

他记得，他与埃里·扈利（Elie Khoury）是在塞得港相识的，当时他在英国陆军里服兵役。实际上，那副假牙，牙齿是黄金的，牙托是铂合金的，是贝鲁特（Beirut）的一位亚美尼亚籍又聋又哑的牙科技师做的，那位技师是在那不勒斯（Naples）学的这门手艺。他清楚地记得，所有的这一切都是1946年他们在塞得港的海滩上初次见面的几分钟里，埃里告诉他的。那次，是他一生中的唯一一次骑马经历，他在扈利的海滩小屋前从马上摔了下来，头先触地，埃里亲手为他掸去身上的沙尘，扶他在帆布椅上坐下，递给了他某种芒果味道的冰镇果汁饮料，还冲着那个租马给他的男子恫吓了一通。

埃里说他很高兴结识一位英国人，因为他妻子也是英国人，后来，还摘下了他那副假牙，出示给他，任由他观赏。埃里告诉他，这假牙是世界上最出众的牙齿，然而因为那场剧烈的社会动荡，制作假牙的那个人去了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在法贝热³（Fabergé）的作坊里工作。现在，那个人已经死了，而这些牙齿，却是他的杰作。

之后，埃里忽然高兴地指向那海滩上的小屋的后面，对他说：“我妻子。”他这才留意到，那边的那位正坐在轻便折叠躺椅上看书的灰白头发的女人——扈利夫人。扈利夫人身着一身蓝白条纹长衣，遮住了她的双脚。她没有注意到丈夫埃里，也没有注意到他，那坐姿看起来就像是在度假中的惠斯勒⁴（Whistler）的《母亲》。

扈利夫妇把他带回他们的公寓，去用晚餐，他至今都还记得扈利夫人的冷淡，直到他们在餐桌前落

1 《尼罗河上的船》（Boats on the Nile）：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画家欧仁·弗罗芒坦（Eugène Fromentin，1820—1876）的名画，1871年的画作，表现出了在一个平静的场面，沿着尼罗河的航运场景。

2 腓尼基（Phoenician）：古代地中海东岸地区一系列小城邦的总称。

3 法贝热（Fabergé，1846—1920）：俄罗斯著名金匠，同时又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Czar Alexander III，1845—1894）的御用珠宝师，被誉为俄罗斯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珠宝艺术大师，制作的彩蛋是俄罗斯白银时代最令人叹为观止的珠宝艺术品。

4 惠斯勒（Whistler，1834—1903）：美国著名印象派画家，19世纪美术史上最前卫的画家之一。其代表作，1871年的肖像画《母亲》（Mother），画面给人以诗意和神秘感，画面中侧坐的老妇，容颜沉着，显得高贵，令人尊敬。

了座，她才开口说了话。扈利夫人用一种带鼻音的道地伦敦腔毫不隐讳地说她出生并成长在斯特普尼¹ (Stepney)。作为回应，他自我介绍说，他是英国皇家陆军服务团² 的一个军士（那是因为他是牛津大学派送的），是林肯郡（Lincolnshire）汤若家族中的一分子。之后，为了与扈利夫人建立起一种对等的社会关系，鉴于扈利夫人非常维护她的那个“斯特普尼”出身，他便把自己说成了一个不怎么样的家伙，谎称家里的老人们打从心底为他感到羞愧。

随后，在扈利夫人的诉说中，他继续获悉：她之所以嫁给了一个外族的黎巴嫩人，那是因为——她是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寡妇。她的父亲曾是一艘大货船的船长，定期往返于欧洲与远东，她很喜欢同父亲一道航海，以习惯她的新寡生活。每年有4次，他们要通过苏伊士运河，在前两次航程之后，埃里开始有规律地在塞得港或苏伊士（Suez）等候她，并同他们一起度过之后在苏伊士运河上的航程，从而趁机说服她嫁给了他。埃里是个鳏夫，与她父亲的年龄差不多大，疯狂地爱上了她，1922年，他们结了婚。在一旁的埃里，带着满脸笑容，听着扈利夫人所说的这一切。扈利夫人继续往下说着：即便如此，无论埃里赚到多少钱，假如他是犹太人或阿拉伯人，她也绝对不会嫁给他的。然而，黎巴嫩人就不同了，在某些方面，他们与欧洲差不多；而且埃里还是一个基督教徒，尽管他信的是罗马天主教；埃里的英语也不比她差，至少是一样好。

他很清楚，扈利夫人其实是一个十分精明、讲究实际、难以对付的老东西。埃里被人发现死在了街上。埃里到底是怎么死的，谁都说不清楚，而扈利夫人坚持认为，埃里是被谋杀的。尤其令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埃里的死，竟然使扈利夫人以这种小女孩的方式来向他寻求帮助。他确信，埃里早已做好了准备，他的那些财产，足以使扈利夫人安享相当时新的生活，然而，却有了这一出令人惊叹不已的谋杀之说。要是真有什么不公道的行为的话，那么，在他和其他塞得港人的眼里，其实，扈利夫人的嫌疑最大。

经过一番思虑，刮脸时，汤若感觉到他的左眼角的肌肉在跳。他放下剃刀，眺望北边伦敦的那些屋顶，天色灰蒙蒙的。这时，他想，也许离开伦敦几个月，会是一件不错的事。随后，他确定了他飞往开罗的那张头等舱机票的日期。

飞机在罗马有60分钟的等候时间，汤若在机场的候机室和酒吧里打发了那段时间。一个戴着看起来挺昂贵的巴拿马帽子的大个子走到了他的跟前，问道：“你是英国人吗？”问话人是一个年轻的胖子，一个以色列人，新闻记者，词汇丰富，不过口音很重。同桌坐着的，还有另外一个人，一个希腊人，为巴黎的一家旅行社工作，一直在向汤若抱怨天气的炎热，还说在雅典（Athens），甚至会更糟。

他们三人之间的闲扯，气氛不大友好。那位以色列人不请自坐，由于体重过重，弄得椅子吱吱作响，而且显得非常生气，一张口就谴责起了英国政府：1942年3月，他同他父亲、叔父住在布达佩斯（Budapest），

1 斯特普尼（Stepney）：位于英国伦敦东部旧区。伦敦东区（East End of London）是英国伦敦一个非正式认定的区域，位于中世纪伦敦市的东部、泰晤士河以北。那里曾是一个拥挤的贫民区，居民大多是卖苦力出身的穷人和外来移民，街道狭窄，房屋稠密，多为19世纪中期的建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部分遭受轰炸破坏，之后重建、重生。

2 皇家陆军服务团（Royal Army Service Corps）：这一组织负责为英国陆军提供除军械以外的各方面后勤支持和服务，其前身为1870年成立的陆军服务团（Army Service Corps），1918年，为表彰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这一组织被授予皇家称号。

当时，他们每天听的都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广播。“为什么你们的政府不警告我们，不要上那些列车？”他凝视着汤若的眼睛，继续说道，“无论什么时候，我看见一个英国人就要问他这个问题。从来没得到过一个恰当的答案。我已立誓，要向遇到的每一个英国人提这个问题——这是我欠那些死去的人的债。”

汤若颇不以为然，不由自主捍卫起了自己的国家。“你一定得讲清楚点。”以色列人直言不讳地说，他们每天晚上都冒着生命危险（如果收听时被当场抓住就会被处死）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他们坐在黑暗中，他同他父亲、叔叔一起坐在黑暗中收听，可是，英国广播公司从未就那些运送他们的火车的事警告过他们。为什么没有发出警告？他们这些犹太人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被告知，是去德国工厂干活的。英国人为什么不警告他们“别上那些列车，它们是死亡列车，它们将把你们运往灭绝营。”要是英国人这么说了，他的父亲和他的叔叔宁肯自杀也不会登上那趟列车，他们会越过河去南斯拉夫。

“这么说，你就是这样逃过这一劫的，”那位希腊人插进来说，“通过南斯拉夫。”犹太人不愿同希腊人多说些什么，只说了说战争结束时，他就在南斯拉夫，战争结束后，他去了以色列。之后，立刻又转向了汤若，毫不掩饰他对英国政府当时动机的质疑，直截了当地指责英国政府是德国大屠杀的共谋犯：“这就是英国政府的政策。还可能有什么其他解释吗？英国政府默许的。对英国人来说，欧洲的犹太人算什么？英国人是纳粹分子的共谋，是反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一部分。”汤若打断了那犹太人，“你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犹太人脱口而出，“1942年3月，我父亲与我叔叔登上了一趟死亡列车。”汤若立即为他的政府辩解说，“也许当时英国政府并不知情。”

1942年3月，是汤若能回忆起的日子，因为就是那年的复活节，他被牛津神学院送去参军的时间，但是，他就是记不起来，那时大家对集中营都知道些什么。他继续为英国政府开脱说，“他们并不知情。或许，要么他们确实知情而且确实广播了那些警告，而你们没有听见呢？”以色列人用大笑表示了他对汤若的回答，然后说道，“我每遇到一个英国人，就会在他面前反复提及这一共谋的问题。你身居英国时，你打听一下：政府为什么不警告那些在欧洲的犹太人？我本人永远不会去英国访问的，因为你们的政府要对我父亲和我叔叔的死负一部分责任。”

“我不想听这些。”汤若显得有点气急败坏，他无法容忍英国政府也要多少为大屠杀一事负点责任的这一说法。以色列人不肯罢休，“我干吗要撒谎？”汤若极力为英国政府的行为辩解说：“没有一个英国政府会做种事。你简直疯了。听着，我对你父亲和发生的一切深感遗憾，但是你不能这样说。你太疯狂了。”犹太人解释了一句，“我不是在说你和英国人民，我是在说英国政府。”他们的争论引起了邻桌人的注意。汤若不明白这个犹太人为什么要如此攻击他？或许是因为他身着的英国服装。让这个疯子这么羞辱一番，简直把人气死了。他无法就这么站起来一走了之。希腊人再次插了进来说，“英国人，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民族。尽管我是在服兵役，却受到了怀疑。你能想象这种事吗？我并不期望太多的勋章。”他不快地耸了耸肩膀。“我是一个希腊人，被派到了开罗。我被指控成了一个双重间谍。你能想象所有的这一切吗？”

汤若感到自己像是在两面受敌。他强调说，“战争正在进行时——”他的话音还没落地，就被那以色列人接了过去。“英国政府在1942年也是这么说的，”以色列人叫喊起来，“这正是我们消灭犹太人的好机会。”汤若全力反击，“你真是有病啦。没有一个英国政府——”以色列人似乎对他们之间的争论更

加兴趣盎然了，打断并嘲笑汤若说，他根本不知道在危机时刻，英国政府都做了些什么。“他是英国人，”希腊人在一旁帮腔说，“所以他以为他知道。”汤若不能就此善罢甘休，不了了之。他断定，他所生活在其中的英国社会是由各种善于治理的、拥有良好的诚实和讲信誉的制度所构成，于是，他当即表明，“没有一个英国政府会做出任何明显让人恶心的缺德事。制度不允许。”以色列人冷笑一声，“制度。”

这时，希腊人用手指捻出一个响声，召唤侍者过来给大家上饮料。汤若和以色列人都谢绝了，希腊人为自己要了一杯威士忌，然后点燃了一支雪茄，开口说了起来：“我在英国上过两年学。我熟悉英国人。至于先生你和我，”他转向以色列人说，“知道所有的政府都不是好东西。在希腊，我们有个腐败的政府。在罗马这里，我公开这样说；在雅典，我也会这样说。任何法国人，都会跟你说，法国人有个腐败的政府。美国人、俄国人、委内瑞拉人——我到过委内瑞拉——都会跟你说他们有个欺诈的政府。英国人却不是这样。英国人自以为自己是善良诚实的人，并认为他们有一个善良诚实的政府……”

“我不了解希腊，”汤若说，“也许你们那里的是欺诈的政府，法国人那里的也是，所有其他地方的都是。再说，我也没认为在威斯敏斯特¹的人全都是诚实的人。”希腊人不依不饶，“在我们的朋友指责英国政府对他父亲的死负有一部分责任时，你否决了那种可能性。一个美国人，就会考虑那种可能性。我作为一个希腊人，也会考虑那种可能性。这就是英国人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的迥然不同之处。你们就是这样生活在这种自鸣得意的欺诈当中的。”

他们的争论愈发激烈起来。以色列人再一次在他面前指责起英国政府与德国纳粹的历史罪行有牵连：“我告诉你，英国政府对我父亲的死负有责任。”汤若感觉到以色列人像是想要给他一拳，于是他站了起来，意在开打之前躲开。“你有病，”他继续说着，“但不是每个人都有病。你要牢记这一点。我们不都像你。”

汤若的这一回答，像是要表明他自己向来都是一个身心正常的正派男人。事实并非如此——在过去，他常常严厉苛责自己品行不端，不是一个诚实有德之人。不过后来，他便习惯了自己的那些圆滑低下、少良缺德的想法，因为他很清楚，自己一直都在从慈善基金会那里揩油，一直都在骗取他代表的在一次事故中幸存下来的受益人托管的那笔资金。他已经顺应了自己是一个道德败坏的骗子的事实，已经成功度过了良心不安的阶段，不再意图使自己有所改变，变成一个品行端正的诚实之人了。如今，他非但不再进行自我谴责，不再苛求自己，还使自己的日子过得大有好转，不但大有了滋味，还尽情享受了其中之乐。

汤若与以色列人互相对视着，站在那里，已经有一会儿了。不过，结局还算友好，以色列人突然令人意想不到地将一只手放到了汤若的肩头上，并且说，“你是一个很不错的家伙，这并不意味着你就拥有一个好政府。”以色列人的脸上甚至挂上了微笑。

飞机终于抵达了开罗。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夜，汤若在等候换乘火车期间，因为与一个移民官员开了一句玩笑，为自己惹出了大麻烦。那个移民官员询问汤若，他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²的目的是什么，计划待多久？汤若开玩笑说：他的朋友死了，他来到此地是为了和他那位朋友富有的遗孀结婚的。结果，汤若立即被两个士兵带走了，被关押到了一间里面只有几把椅子和一张简易床的小屋里。半小时之后，那

1 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英国伦敦市的一个行政区，英国议会所在地。

2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nited Arab Republic）：1958年埃及和叙利亚合并的国名。

两个士兵当中的一个士兵给他送来咖啡，不过，拒绝同他谈话。

小屋的房门再次被打开之后，他被带进了一间办公室，两个文官坐在桌后面，在他们面前摆放着打开的他的护照。他受到了其中一位上校的审问，赶紧解释说自己刚才不过是开了一个玩笑，那位富有的遗孀至少有 60 岁了。那位上校继续审问：要是她非常有钱呢？他立即反问那上校一句：“一个 30 多岁的男人，会娶一个 60 多的女人吗？”另外那位查看他护照的官员开了口，问道：“基金分配人是干什么的？”他赶紧解释说，“我负责分配给受益人为慈善目的募集而不能花掉的资金。”随后，是一个又一个要他回答的问题，他不得不一一给予解释：基金分配人是一种职业，那些资金是为那些溺亡的人领取的，这是一个复杂的法律难题……对他的审问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被押回监室之后，又过了一个小时，那位上校拿着他的护照走了进来，告诉他：他可以走了。

走？去哪儿？现在，已经误了他的那趟火车——汤若气不打一处来。上校告诉他：明早有一趟火车。罗马这里有很多旅馆。汤若更加气恼了，“我没有钱支付旅馆的账单。”上校耸了耸他的肩膀。汤若随着上校离开了移民管理处，去海关官员那里领取行李。一路上，上校都在调侃汤若的职业，在上校看来，那不像是个诚实的职业，汤若肯定有机会将这笔资金里的一部分放进自己的口袋。汤若受到了刺激，“你在指责我什么？”上校再次耸耸肩膀，“如果我是一个基金分配人，我会极易被诱惑的——这是人类的天性。在大家都忘了这笔资金时，谁还会察觉缺失的那 1000 镑、2000 镑？不过我希望你是个正派的人。”汤若反问了一句，“我非回答这个问题不可吗？”巧妙地将这一问题避开了。汤若心里十分清楚，自己并不是一个正派的人，也不是一个值得他人信赖的忠诚的男人，自己既不善良，也不诚实。

到了塞得港，汤若唯一的目的，应当是直接去扈利夫人那里，但他一走出车站，过午的炎热和气味，就让他感到不舒服。一阵热风，从西面的阿拉伯城区，直吹了过来，他戴上他的墨镜，赶走了两个向他找活的搬运夫，上了一辆 1930 年代初的福特牌小汽车。那车上，座位皮面开裂，散发出干草、山羊、汽油和茉莉花的混杂气味。他断然决定：先不直接去那老大姐家了，她很可能正熟睡着。他要去一个他以前在这座城市曾经住过的那个禁止其他等级的人入内的地方。他准备在“东方交易所”登记入住，以表明他是不依靠别人的，无论发生什么，他都要让扈利夫人明白：他是独立的，不愿受人摆布。

入住之后，汤若独自一人在旅馆房间里待了一阵子，想了一些在自己的生命旅途中从没有一个人真正关心过他的事儿。之后，他去了一家他当年在塞得港当军士时常去的一家酒吧。那位酒吧的主人克里斯托（Christous）认出了他后，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理由，请走了酒吧里的其他顾客。

汤若向克里斯托打听有关埃里·扈利死亡的事。克里斯托告诉他：因为财产面临被埃及政府没收的危险，扈利夫人对当局表示不服，经过一番努力，带着她丈夫埃里的尸体乘船驶出了运河区，打算运往埃里的故国黎巴嫩去埋葬。她的这一行动，触怒了埃及执政当局，陆军上校纳赛尔¹（Colonel Nasser）突然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埃及国有。

1 纳赛尔（Nasser, 1918—1970）：埃及前总统，被誉为“埃及独立之父”。他 1954 年任总理，迫使英国同意 1956 年 6 月 18 日从苏伊士撤走军队，1956 年当选总统，同年 6 月 12 日英国国旗从苏伊士上空降落，英国对埃及长达 74 年的军事占领结束。不过，苏伊士运河仍属于“万国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财产，仍在英法资本的控制之下，7 月，他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随后又挫败了英、法、以联合军事干预。